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孟子

告子 盡心

口 13  
2939  
20



13  
2939  
20



重鈔朱子語類卷五十九

孟子九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至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桮棬想如今卷衫台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

語類

卷五十九

去五味均平箴



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義剛

性猶滯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德地  
做不柰何此便是人欲奪了鉢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祖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同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

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

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

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植

問生之謂性曰他令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竟竟

九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

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

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

關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關之曰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

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

何或問董仲舒言性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雅大

蜚鄉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

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

蔽處撥啓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

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然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

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

欲去大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  
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  
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  
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  
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  
性所以見人物之辨賀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  
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  
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  
亦是理曰他只有這此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  
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此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

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書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  
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  
性善之性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  
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  
言氣質之性王德修曰據某所見此是孔子為陽貨而  
說人讀論語多被子白字隔上下便不接續曰若如此  
說亦是說氣質之性敘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會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  
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  
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

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  
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  
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何故却將入物滾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重聲言能盡物之性初未嘗  
一片說節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  
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  
是恁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  
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  
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  
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

底氣然間或稟得此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剛義  
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更翻看何者為是  
即道理易見也相開

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  
攪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  
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當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  
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  
空如許撈攘重復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個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

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可

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其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

又云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看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蒙子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亦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個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白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更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又怎生得知

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有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辨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出

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性無善非不善亦無善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節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

事受字饒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自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植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節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發出來底端芽如丁

言類 卷五 七  
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  
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  
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植  
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  
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性善可知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為不善耳非才之  
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  
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文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且  
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  
又於性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  
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

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  
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  
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亦是情否  
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  
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  
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  
否可學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嘗有染汚  
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礙物之白者未染時  
只是白也 德明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孟子言才不以為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



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端蒙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此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馬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此發動後便遏折了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孫質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  
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  
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  
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  
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  
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  
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義剛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  
善也道夫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  
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

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士殺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知程子之備斐卿曰然則  
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  
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  
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  
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  
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分才之初亦無不  
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  
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  
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  
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一者言

之方備只錄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  
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不同  
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  
敢太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  
能盡耶廣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  
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  
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  
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  
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  
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行義禮智  
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

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  
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  
如性有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程先生  
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  
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  
地間初無氓疢今世無入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  
人

金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是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也  
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  
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

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sub>心</sub>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性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道者未有卒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自非才之罪也又曰

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審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為證謂孟子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非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

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辨之却是孟子自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公都子之詰難傳之後世豈不感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其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問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

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故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著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楊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

謨。此下去偽人傑錄皆云又問既是孟子指本性而言則孟

子謂才無不善乃為至論至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  
一辨者何也曰此伊川一時被他人門通且如此說了  
伊川如此等處亦多不必泥也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  
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  
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  
謂氣稟各不同如右稷岐巖越椒知其必戒若敖是氣  
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  
子已見得性善只就本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而善  
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  
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雖如此性  
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

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  
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  
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質恁地問  
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情發出  
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  
同這一事有一人發揮得有不發揮得同這一物  
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  
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  
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  
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  
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  
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

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  
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添亂了都沒理  
會到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天而距壽亦是被氣衰  
亂相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  
以為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  
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  
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  
栖栖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文自沒興了薄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入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  
敢如此道集注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也來其後

諸公只聽得便記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  
處道夫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  
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  
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具本原言之則雖  
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  
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  
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此是論性  
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  
問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如孟子性善  
是論性不論氣荀揚異說是論氣則昧了性曰程子只  
是立說未指孟子然孟子之言却是專論性過

問氣者性之所寄故論性不論氣則不備性者氣之所成故論氣不論性則不明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段苟揚而下便抵論氣不論性了道夫曰子雲之說雖兼善惡終只論得氣曰他不曾說著性道

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性只是善氣有善不善韓愈說性而便知其惡者皆是合稟得這惡氣有氣便有性有性便有氣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苟揚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可學

問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

何不可分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云之則不是云云者正指上兩句也

卷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不論性便是云云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

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備

或問云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苟揚以下

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箇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

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



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籠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  
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  
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義剛  
性氣二字兼言方備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  
然韓不知為氣亦以為性然也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  
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  
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  
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  
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  
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  
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  
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  
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  
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  
得性善荀楊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淳  
問橫渠言氣質之性去偽終未曉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  
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入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  
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去偽

富歲子弟多頹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則富歲子弟多頹

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舌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節

理義之悅我心章六人之一身如自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入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若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入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

其心發之甚善人皆以為美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為不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先生曰諸友而今聽某這說話可子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亦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

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  
是平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  
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當都是  
不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賀孫  
器之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  
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  
人說當就入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淺  
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  
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  
受用寓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  
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

其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  
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  
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  
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  
惡不善賀孫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  
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  
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  
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  
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  
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  
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人都汗流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  
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芽之生  
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機  
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  
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  
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枯亡者展轉反覆  
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  
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亡則他長一分自家  
止有九分明白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  
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

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  
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賀孫

或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  
曰近看得只是此義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  
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  
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  
却指轉來都消磨了這此子意思所以至於枯亡也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晝  
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  
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  
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  
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

仁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清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外物不能奪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朗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

濁了節

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只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復存所以有終身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蓋器之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白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壞了二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故曰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美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及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

賀孫○寓  
錄別出

愛惜錢物為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  
器之間孟子平日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  
存得夜氣皆是早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  
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  
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  
是去早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  
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  
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  
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  
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  
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  
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

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  
便減了一分氣第一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  
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  
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  
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  
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  
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  
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火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  
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  
旦之氣便是早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  
這裏寓

器遠問平日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  
無道理只是漸漸崖將去自有功這處只是志不果復  
說第一義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崖將去底道理這只  
是有這一義若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  
來日這事做不得且備負做此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  
賀孫

問平日之氣少頃便為事物所奪氣稟之弱如何可以得  
存曰這箇不容說只是自去照顧久後自慣便自然別  
卓

敬子問旦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  
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  
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

之心亦微矣個

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說心若氣清  
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賀孫

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  
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  
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  
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  
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枯亡之美所謂枯者人多謂枯  
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枯亡其良心也謨  
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  
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

奮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枯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及存之矣。此章前面譬諭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

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被他早晝所為枯亡之早晝所為交來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早晝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早晝之氣越盛一箇會盛一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植

景紹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某嘗謂只有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泯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休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早晝之所為又有以枯亡之枯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看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入仁義之心如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且晝之枯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蘗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道夫問此莫是心為氣所動否曰然章末所問疑有未盡道夫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格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雖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瀆熟讀深思道理自見雅大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格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則視

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流夜間則聞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且晝之枯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

山之性也哉上云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三個  
問兩日作工夫如何其答略如舊所對曰夜氣章如何答  
以前藥生上便見得無止息本初之理若完全底人此  
氣無時不清明却有一等日間營營枯亡了至夜中靜  
時猶可收拾若於此更不清明則是真禽獸也曰今用  
何時氣曰總是一氣若就孟子所說用平旦氣曰夜氣  
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  
氣也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枯亡日間枯亡既甚則夜  
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了了可  
孟卿問夜氣一章曰夜氣是毋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  
自微了且晝只管枯亡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

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  
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植  
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炎  
夜氣存則清過這邊來相  
子上問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磷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  
本自不息惟且晝之所為有所枯亡然雖有所枯亡而  
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  
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枯亡之餘雖畧略生長得此字至  
日用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枯之反覆雖  
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

語類

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  
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  
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  
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  
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  
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早  
書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早  
書之所為不窒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  
有助於理則早書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枯亡者寡  
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且亦然至早書應事接物  
時亦莫不然賀孫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

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  
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  
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  
同然之理且書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  
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  
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章蒙誦書到氣昏時  
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  
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  
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  
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  
時有工夫始得廣

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

竟以心為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賀孫云若是客勝得主畢竟主先有病賀孫

再三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心操之則存也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晝時不為事物所

汨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木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操則存捨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

言  
矣。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接先生他語，大操便存，只求便是，不致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入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入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箇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不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

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体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揆着，那天然恰好處，廣

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

操則存，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為力，則真能操也。難則是別似一物，操之未真也。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乍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蓋鄉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蓋鄉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道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又曰孟

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

有覺曰我做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其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

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個

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個

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辨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下覺被他放去也是出

故學先求放心辨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日汨汨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

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道夫

或問出入無時非真有出入只是以操舍言曰出入便是存亡操便存舍便亡又曰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木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於他一身不可為眾人言眾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為眾人言不為一人言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是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摠包在裏面其他道理已具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

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  
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  
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又要窮理從那裏  
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  
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  
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看逐一點撥過買孫集義  
夜氣之說常在日間舊看此不分明後來看伊川語有云  
夜氣不足以存良知良能也方識得破可學云此一段  
首末自是論心曰然學可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  
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  
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

一種人所以云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  
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  
者不知人之疾痛也方

伯通問淳夫女子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如何曰試且看程  
子當初如何說及再問方曰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有  
資稟好底自然純粹想此女子自覺得他箇心常湛然  
無出入故如此說只是他一箇如此然孟子之說却大  
乃是為天下人說蓋心是箇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謂  
女子識心却不是孟子所引夫子之言耳當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  
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入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



言類  
心如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去偽

魚我所欲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時舉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  
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  
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黃卿問生人  
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  
輕重却又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  
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道夫  
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  
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  
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闕祖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  
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  
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  
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  
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白便不做方是若愧耻  
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敵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又思其初  
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  
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  
擇利處去耳瑤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伯  
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入心否曰路  
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入之路在所必行爾謨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即人之有知  
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若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  
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  
仁在其中故自捨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  
一向說從心上去猷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  
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  
是把入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

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  
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

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竊謂以心之德為  
仁則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指而示之近緣入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  
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大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  
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  
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太槩不過要人保養  
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  
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  
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

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以為雞犬放則有求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道夫

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尚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遺傷善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失去了明白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子蒙

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心昏睡

去也是放只有此昏惰便是放略錄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放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醒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此字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此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推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被入殺終身求不得底知此則才知是放則此

心便在這裏五峯有一段說得甚長然說得不是他說  
齊王見牟為求放心如終身不見此牛不成此心便當  
不見只消說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三字  
亦剩了從周

或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  
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  
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  
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  
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學蒙

季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  
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  
而求之三字蓋卿從旁而言曰蓋卿嘗以為操則存便

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蓋卿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夢孫

求放心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纔起此言未出  
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去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

耳伯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

欲仁斯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剛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  
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

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伯

季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上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  
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

之類則當商量蓋卿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無着處且須持敬祖道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從周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時擊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

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

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時舉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心求

易大謝氏有物之說要識得了端蒙求放心初用求後來不用求所以病翁說既復其初無復之者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賀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着切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

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心求

易大謝氏有物之說要識得了端蒙求放心初用求後來不用求所以病翁說既復其初無復之者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着切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

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心求

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放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其要諸每自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非祖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錄

學須先以求放心為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正無忿懣等事誠意是他自省慎勿夾帶虛偽修身是他為主不使好惡有偏伯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

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可學

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為曰上面熟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着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病孟子此說大緊切便有病節

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節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  
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二節看後自然習熟  
此心不至於放禮李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說得切  
子細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君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天祭若能如此則此  
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  
仁人心也只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  
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  
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  
咀嚼者如何向為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

却反為學者爭論實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在學  
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効不見効却在入  
實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  
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  
空洞底物看却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  
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  
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  
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  
有是非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  
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仁者善之長  
德明  
集注  
張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

語類

卷五

六

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  
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  
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  
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  
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  
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  
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  
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  
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  
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為幾善惡通  
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  
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

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  
惡以此知這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  
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  
而言孫

明道說聖賢千萬言語云云只是太繁說如此若已放之  
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  
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故去了又  
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  
是新底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  
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  
則此心便存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可謂善喻然雞犬猶有放失求而不得者若心



則求着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未有求而不可得者池本作便是反復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高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少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推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管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未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一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為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慚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

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拾放心  
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  
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磨相刃則所謂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賀孫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學而上達他本下云看下一句必不

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湏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  
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

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他本云四端備  
後能廣而充之心放則顯是失其本心如向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  
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池本下云心不在

嘗相敬  
賀孫

問程子說聖人千言萬語云云此下學上達工夫也竊謂  
心若已放了恐未易收拾不審其義如何曰孟子謂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  
內而言只是要入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  
收之也輝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  
量得出學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  
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  
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  
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皆所以求放心孫賀

吾道

卷五

四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正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  
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  
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  
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  
分明說向你教你求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  
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猛勇作力如煎藥  
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曾中流  
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  
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  
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

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  
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賀孫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  
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  
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入思不思之間耳然此  
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上能  
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  
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  
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  
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

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空事賀孫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廣

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祖道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

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賀孫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堅起自心方子錄云立者卓然堅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大節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明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為大耳自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此字不似此字較好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乏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他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太故相遠去偽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見得如此賀孫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賀孫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廣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入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其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入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

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踈失一兩件事便被和來  
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  
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那便  
得以于之矣個

五穀種之美者章

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誨  
諸生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  
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  
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諷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  
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久只  
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

今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  
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  
臯滎陽間只爭這此子賀孫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  
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  
親迎之禮法許如此備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  
烹煉然後成銀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禍歸而求之有餘即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却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孫賀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得罪於君耳樂人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魯陟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者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豈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笑若如此趙去不數太

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  
 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  
 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  
 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  
 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  
 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  
 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政得前古制淳  
 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並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  
 是不足五分之一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

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誅討伐奄  
 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  
 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者是否曰  
 看來怕是如此孟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  
 籍可攷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  
 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  
 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  
 來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個

舜發於猷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  
 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也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只是要事事經歷過賀孫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入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

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會親

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自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

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個

教亦多術矣章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屑潔也者孟子不屑就與不

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洗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

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廢大抵解

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人五十九卷終

朱子語類卷六十

孟子十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

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文蔚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

心也相似惟

人徃徃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

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

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者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

地盡備



或問盡心知性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sub>二</sub>得盡却盡<sub>一</sub>其<sub>レ</sub>麼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sub>レ</sub>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sub>レ</sub>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道夫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sub>レ</sub>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sub>レ</sub>德明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sub>レ</sub>苟

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sub>レ</sub>苟

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其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

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着這性情在裡面故孟子語意

却似說盡其心者以其<sub>レ</sub>性故也必意橫渠得知故說

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

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匡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大雅云橫渠<sub>レ</sub>心禦見聞不<sub>レ</sub>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

曰禦字不可作<sub>レ</sub>正字與當字解禦有格之意云心格於

見聞及不<sub>レ</sub>弘於性耳大雅

問橫渠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久也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謂盡其心者必

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

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心<sub>レ</sub>了問

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

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便是仁貞便是智  
四端仁智最大無貴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  
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知  
也廣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  
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曉尋以様子亦好後見信  
州教授林德久未甚信此說過故因其易曉者譬之  
如欲盡其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先生云存  
其心恰如教授在此方理會得每日職業過

問盡心者知至也曰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  
必要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備禮如此既知得  
到這處若於心有些子未盡處便打不過便不足

論盡

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曰某初問亦把做只是  
知得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未子細看如大  
學誠意字模樣是真个恁地盡如惡惡真如好好色知  
至亦須兼誠意乃盡如知得七分自家去做只看得五  
分心九便是未盡有時放緩又不做了如知得十分真  
切自家須着過十分心九實去恁地做便是盡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性所以能盡心淳○此段句  
意恐未直  
某前以孟子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  
蓋孟子當時特地說箇盡心然須用功所謂盡心者言  
心之所在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  
惡惡臭徹底如此沒此處為不實童云如所謂盡心九

為之之盡否曰然

黃先之問盡心曰盡心是竭盡其心今人做事那曾做得  
盡只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若是盡心只是一心為之  
更無偏旁底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定是如此如云  
盡心力為之 賀孫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  
窮理心有未盡便有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  
闕了二三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  
便極其仁性即理理即天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  
自是不容已如此說却不重疊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  
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  
存養之事

盡心者發必自慊而無有外之心即大學意誠之事也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如盡性也錄作盡之類  
否曰皆是 德明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德明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功夫之謂蓋言上面功夫已至至  
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  
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 銖

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  
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  
處則統括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

說盡心云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

不理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畫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恰無有些子不該湏是畫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畫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賀孫

問李通說畫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子曰聖人無後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那曾說知了便了又曰畫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垢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

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裡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心問着曾子易簣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使改了這心下便關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睦是不是了章子既說起湏着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着改賀孫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

虛底物性是裡面穰肚，餽草性之理包在內，到發時  
 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裡面與做性，只  
 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  
 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  
 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人傑  
 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既盡  
 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  
 心之理，盡心之理便是知性，知天去偽○未  
 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  
 箇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錄云：知天是性以

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錄作公而言，天便  
 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  
 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  
 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倪錄此下云：又問存心養性曰：性存得，君臣之心盡矣。方養得仁之性，存得義之性，○時舉。  
 因看程子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  
 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  
 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  
 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  
 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  
 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効，如此得此本  
 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若見羊

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錄盡知

存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可學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工夫張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人傑

孟子說知性是和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

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後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勝數泳斐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關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裡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裡賀孫

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為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升卿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德明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  
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使用父子有  
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  
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  
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  
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  
那天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  
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  
說否曰然他那裡自看得箇血脉相牽連要自子細看  
龜山之說極好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

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  
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疎動靜蓋

孟子本文甚切

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人傑

問立命是堅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  
平命否曰然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  
天命謂性之命同否以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  
來不甚說氣稟看是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  
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岩墻之  
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在



敬之問天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乱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賀孫

敬之問：壽夫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天是天命，脩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

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石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以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於岩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於岩墻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裡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自有命，雖立於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

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却道他說過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真是緊若精神鈍底真个趕他不上如龍虎变化直是捉搦他不住

時舉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抱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土皆是只這个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裡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裡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

處如水月中月頭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又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木黃喫着便會瀉附子喫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

言委 卷之十

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集注

先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看廣云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曰如何說合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廣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夔孫

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个道理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與氣合所以有人植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賜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明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

西原 卷之十

是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上說賜

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玄見其有許多節次

學可

林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實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畧盡而終有二意劉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久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寓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養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虛只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蓋卿

由太虛有天之名至知覺有心之名橫渠如此議論極精密驥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鏡鈔無此七字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集義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

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閑眉  
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去偽

或問伊川云心具天德心有未盡處便是天德未能盡切  
嘗熟味其言意者在矣為命在矣為性性無形質而含  
之於心故一心之中天德具足盡此心則知性知天矣  
游氏以心無餘蘊為盡心謝氏以擴克得去為盡心皆  
此意也然橫渠范侍講之說則又不然范謂窮理者孟  
子之所謂盡心也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  
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不知窮理體物之說亦信然否如  
下一段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游氏言之詳矣其言  
曰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  
本也存養如此則可以事天矣此言事天亦伊川所謂

奉順之意其說恐不出乎此但不知存養之說謂存此  
以養彼耶亦既存本心又當養其性耶曰諸家解說盡  
心二字必有發明得盡字出來若伊川最說得完全然  
亦不曾子細開說盡字太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  
之理耳窮得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  
侍講言窮理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  
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之說此只是言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  
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  
游氏守靜以復其本此語有病守靜之說近於佛老吾  
聖人却無此說其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天為仁之至此  
却說得好事天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

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去偽

問上蔡盡心知性一段曰說盡心不着可學

問先生盡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又曰性者天理之全体此何以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湏有別淳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人傑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可學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

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臾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恪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以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

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

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

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

正命也賀孫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黃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事事處只是這

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賀孫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

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于我事

砥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

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

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驥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恪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

見得最為要緊賀孫

反身而誠則怨從這裡流出不用勉強未到德田地須是

勉強此因林伯松問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

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怨拗轉這道理來便是怨所謂

勉強者猶未勉怨必所謂怨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

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個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  
 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恕若不是推己及物別又是個  
 什麼然這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己只  
 爭着個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  
 蓋是他心裡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物轉這道  
 理然亦只是要去个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  
 欠闕處矣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  
 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  
 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木之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  
 四句二段皆是象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

太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太  
 賢以上事知與行俱到太賢以下事知與行相資發石  
 曰然頃之復曰反身而誠只是个真知真實知得則涌  
 涌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  
 川云異白見草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正此意也道夫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  
 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擴充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  
 些病痛今且着事事勉強做去曰未至於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  
 更子細看箇孫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  
 色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又問莫須卓然  
 立志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飢時便討飯喫雙孫錄云才  
 須他強如物頭硬要做一餉少時却只是消耗了到沒  
 能便吃飯意思儒用  
 變孫同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着了求仁莫近於恕  
 恕字甚緊蓋卿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  
 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  
 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  
 然出季札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裡出去如何

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着凡接物遇  
 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箇見得理一  
 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  
 事又却迷去德明  
 集義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橫渠曰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  
 無不備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  
 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串橫渠解反身  
 而誠為行無不備之義又似來不得不唯以物為善如  
 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為一意曰橫

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憚處  
 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  
 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  
 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  
 得太廣學者難入去偽 銖同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  
 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  
 自家這裡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裡也有  
 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裡也有萬物莫不有夫  
 婦之別自家這裡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  
 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  
 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

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  
 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  
 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  
 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憚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裡如何見得恁地賀孫  
 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  
 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  
 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  
 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交朋友不信便是  
 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  
 謂樂若如今世人說却是無實事如禪家之  
 語只虛空打箇箇字却無着力處○營

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命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  
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  
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去偽

行乏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乏而著既行之後則識  
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卑  
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入喫飯方喫時知得飯  
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備  
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乏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  
不識其所以然人傑

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可學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是不曾去習便要說

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  
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  
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  
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  
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大雅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  
功用如此人傑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

略略做這裡過便自感化不待久聞言其化之速也謙  
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格

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  
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天而化之化有病  
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疑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  
才需着些便化也需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  
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  
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經  
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  
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去聲在裡曰是箇

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德明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止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  
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  
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問  
人多不能曉其意集義

過化存神伊川說好過只是經歷處以舜觀之可見存則  
存主處便如綏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反覆此一段  
自可見端蒙

所過者化程子經歷之說甚好蓋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曾  
經過處便皆化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  
是人見其如此當

黃子功問伊川說過是經歷處是否曰只是過處人便化

更不待久問所存者神曰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文蔚

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只被後來人說得太重了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去偽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太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脩慝辨

感亦是古語蓋是兩次問了盡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華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文蔚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存是存主過是經歷聖人經之斯來動之斯和才過便化橫渠說却是兩截從周

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便如橫渠之說亦無先後去偽

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

經歷屢便化心所存主屢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方子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天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可學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間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賀孫

舜居深山之中章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聞便沛然而不可禦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總知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道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間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

不當為不當敬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敬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敬者便要來這裡截斷斷然不為不當敬故曰如此而已矣格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補實工夫方磨得出履孫

廣土衆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天行不加馬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

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内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内無所加損賀孫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字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字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性字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昧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格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着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根都剝去了賀孫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

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義剛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困心義理自出李札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化如此而自如此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裡則所為雖善要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因言備見劉子澄作某處學記其中有雖不能為向上事亦可以做向下一等之意大槩是要退如此便不得人傑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



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此者如鶴鳴子九臯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子付度之上引幾鬼柔水之類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透過那裡不得時舉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来曰君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裡別討

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自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個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賀孫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裡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問

利差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

差排道是善，今人真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賀孫利與善之間，若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私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着有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着，一堆腦麁，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個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裡，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

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碎碎，方有損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插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賀孫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議不決，乃廖公來，他憤然不知却去問他，予自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關，即主和議，遂為中丞。然他亦不肯為秦氏鷹犬。秦嘗謂金言趙公鼎，廖竟不從而出。煮

楊子取為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此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着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學

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為久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柄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

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道夫云  
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道夫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端蒙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  
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五伯假之也久假而  
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舊時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  
今所留一說也自倒斷不下個

黃仁卿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  
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  
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

身上做起節

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  
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  
則甚大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  
五伯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  
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焉知二字為五伯設也如  
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  
也夫偽

問久假不歸焉知其非有舊解多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  
焉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溫公  
東坡來闢孟子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

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  
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曉蹊所以夫  
子有正論之論博議說誦正處甚好但說得來連自家  
都不好了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  
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  
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  
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  
勉強皆是真切但有款不款耳頃之嘆曰天下事誰不  
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  
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  
欲爾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  
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

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  
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  
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  
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真  
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  
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  
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  
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  
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  
合下便是恁地道夫

王子墊問曰章

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

思量得個

桃應問曰章

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則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淳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

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人傑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鄉則自有公鄉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去偏

形色天性章

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裡面色猶言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時舉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

一笑皆有至理

時舉錄云凡一顰一笑一語一默無非天理

形字重色字輕

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  
是正顏色曰固是南升

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  
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

言踐形帶

問形色天性下只說踐形而不云色何也曰有此形則有

此色如鳥獸之形自有鳥獸顏色草木之形自有草木  
顏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去偽

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開祖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踏着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  
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自本有這箇聰  
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關了這箇形不曾踐得恪

惟聖人可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踐着

這箇形色之性耳道夫

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

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方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  
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  
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  
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人傑

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  
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  
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  
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祖閱

蜚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不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於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能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

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賀孫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兩化之者也時兩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顏淵閔子騫者是也達材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太小事不應安排在答問之下以其觀之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說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



答問之下 去偽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亦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端蒙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兩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魯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入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

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歸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當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引而不發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勇躍而出猶言活潑潑地也人解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方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升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

言  
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敬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在挑動那頭，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頭又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個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如看這見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賀孫。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發，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

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申道而立能者從之。去偽

於不可已而已章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也。固是用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為否，以不為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不著個。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真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太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十脩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人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

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裡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裡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然別出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務所當為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細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

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之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

朱子語類卷六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一

孟子十一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此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孫賀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常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去偽

好名之人章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幾箇字其人者指真能讓底人言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

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光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

雅大

民為貴章

伊尹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仁也者人也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故以人為說者是就人  
性上說節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仁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  
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間  
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  
是心外別有仁也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  
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皆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  
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一蒙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

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履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  
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  
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  
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廣

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  
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了  
是道也大必

問先生謂外國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據曰向見无延之  
說高麗本如此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

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實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作甚

貉稽曰章

或問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此絲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恠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于桓魋皆愠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絲詩肆不殄厥愠之語注謂

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關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亦曾有說集傳今有定說。去偽

口之於味也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節徐震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傑人敬之間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

言類  
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賀孫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於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

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復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傑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孫復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因甚有兩樣祖閑  
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伯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熹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方子



直鄉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  
个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  
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象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其四十歲方  
者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  
个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  
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蓋如云  
區兄以性也之性為氣稟之性有性焉之性為天命  
之性○先生云其四十歲方得此說不坊公思量得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  
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  
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  
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

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  
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  
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  
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  
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  
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  
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  
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  
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  
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  
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

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  
味耳自不欲声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  
安佚孫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命也然  
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  
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  
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  
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  
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  
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  
言蓋正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  
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

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  
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  
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  
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  
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  
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  
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  
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  
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復此是合下所  
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  
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

實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笑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太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也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仁之於父子以下與集注不同讀者詳之。錄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它稟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氣血說底有全說理底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只是這一箇命前面說底是一般後面說底是一般如已之於味耳之於聲性也這便是个

心然不成無後也要恁地所以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這命便是指理而言若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命便是兼氣血而言其實只是這一箇理就氣稟論則不同且如義之於君臣亦有未事君時先懷一箇不忠底心者子之於父亦有常常懷不孝底心者不成不管他只管聽他自恁地須着區處教不恁地始得蔡仲默問相近也是氣質而言否曰是若孟子便直說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說至此高聲云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下只是理會這箇千百年來無入曉得後都黑了到程先生後說得方分明義剛

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

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麼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蒼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至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叔器問瞽瞍之惡，彭彭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瞽瞍頑，天知地聞，舜如何捨得，且說今遇瞽瞍之父，公便要如何。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變之。

而不脩，所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嘗言。  
問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集注尚存兩說，曰兩說皆通，前章又似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為却，有淺深，天道必在聖人何為，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王之於文王，便自可見。  
或問伊川曰：口目鼻耳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又曰：仁之於父子，止，聖人之於天道，謂之命者，以其本受有厚薄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夫人之分量固有厚薄，所以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不可言性。伊川前說是矣，仁義禮智天道。

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又如言仁則曰仁之於父子言義則曰義之於君臣言禮言智亦然至言天道則曰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至是當必變邪抑自有意邪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富貴貧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得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也

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既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如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要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者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嬰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此是作兩般者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棟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知

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示諸友祖道曰伯豐舉錢文  
季之說太繁言命處只將為所稟之命莫是偏了曰此  
說亦是如集注中舉橫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  
子豈非命也已道祖有此意了如伯豐見識所立亦甚難得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淳  
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  
而求則非雅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

協蓋有諸已三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  
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  
與下句非不相協舉時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  
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端  
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  
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六於室者是也是  
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  
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  
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  
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  
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

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仁來注  
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  
義却不曾知得却旋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  
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  
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者  
之喻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  
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喫有衣着而已有  
諸已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  
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盡得知了個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  
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

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  
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  
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  
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  
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  
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去  
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知仁聖  
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可  
樂正子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敖之  
失人傑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蓋善  
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為人也有可欲而無可

惡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集注

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看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欠說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九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然平實中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蓋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得深了

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橫渠皆說在裏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却沒許多節次安着不得若要強安排便須百端撰合都沒是處俗

或問可欲之謂善伊川云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有箇元底意思橫渠云求仁必求於未測隱之前明善必明於可欲之際三先生言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發明善字而已至於可欲之義則未有說也近世學者多要於可欲上留意有曰一性之真其未發也無思無為難以欲言無欲則無可無不可及及其感而遂通則雖聖人未免有欲有欲則不可形焉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已乎不知此說是否曰不須如此說善人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



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  
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為善當如何用立曰可欲只是都  
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立處得莫做可  
憎可惡事便了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信有是善  
而已今乃充而實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肢此之謂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  
於外故此有所形見彼有所觀觀非大乎孟子曰大人  
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也橫渠謂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  
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不知此說然乎曰橫渠之言  
非是又問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知之謂神非是聖  
上別有一般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又以  
上竿弄瓶習化其高為喻則其說亦既明矣但大而化

之謂聖此句各有一說未知其意同否伊川曰大而化  
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  
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己便是尺度尺便足已橫渠云  
大能成性謂之聖近又聞先生云化其大之迹謂聖竊  
嘗玩味三者之言恐是一意不知是否曰然集義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  
諸己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  
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  
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又曰  
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祖  
今思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  
己之信屬焉對曰乾者純陽之卦陽氣之始也始無不

善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一念之發無非至善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者純陰之卦陰氣之終所以成始者也賢人學而後復其初欲有諸己必積習而後至故曰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先生曰只是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

乾九三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脩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一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

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三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楊氏遠矣韓子却云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氏之學比之楊朱又在可取曰昌黎之言有甚憑據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好終是踈其引大學只到誠意處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注又如溫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摛却

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文蔚

盆成括仕於齊章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個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

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剛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

地裏面却不然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

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

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道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

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

汝之稱否曰這些字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

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

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

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

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

愧矣又問飽者採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飽是飽

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丟動入要去

後人是以言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

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飽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

苟有悅入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

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至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功夫太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連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者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某舊說恐未然看來人皆恐爾汝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又曰須是就這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往而不為義矣如今面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為穿窬便有

穿窬之實源是無穿窬之實始得莊仲問伊川為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着了充無受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汝之實蒙

言近而指遠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方

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時舉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踈略成湯却

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傑人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工恐更精密又如

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

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

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用儒

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

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

肅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

夫道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問

說大人則貌之章

敬之問說大人則貌之章曰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

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注說自

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貌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

謂貌者乃不是貌他只是貌他許多堂高數仞棖題數

尺之類

賀孫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

事又要便是多欲

蒙子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

當言寡

振

語類

卷六十一

孟子曰其為人<sub>レ</sub>也寡欲<sub>レ</sub>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sub>レ</sub>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sub>レ</sub>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蒙端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曉其心也不要入學寫字也

不要入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又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藝之書一箇藝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人皆不可忽孫賀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絕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絕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

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孫賀

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

要多些子便是欲憫

曾哲著羊束章

羊束只是北邊小處如羊失大者義剛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慝注讀作愿是也觀孟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嘍嘍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嘍嘍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闡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舟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大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擺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備

敬之問經止則庶民興這箇經止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

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知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揚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孫

集義反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集義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備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其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去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于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震

言卷六十一

語類卷第六十一終

變布長心必象  
 附曰不談叔宋昔前佛壽元化心于解法之未  
 具一變不問此世世所法論其法心法法心法

